

■家庭相册

35年前，我考进县里一中，那是一件光耀门庭的事，全家人都为我感到骄傲。

每逢周末，父亲送我进城读书，犹记起，父亲挑着一担米，后面跟着小小的我。穿过几个村落，走过一大片绿油油的水稻田，再走了几公里的乡间小路，才到达公交车的站点。

那时，交通不发达，车辆不多，道路不宽，没有高速路，时光很慢，人也不急躁，司机不轻易按喇叭，会在每一个站口很耐心地等候。坐车的人似乎也不着急，如果看到远处乡间小路上的小黑点缓缓地向站台移动，会提醒司机：那边还有一个人要赶车，再等等。毕竟都是乡里乡亲，谁进城不都是有件事。开往县城的公交车，永远都是熟人社会的交响乐。乡亲们在车上谈论最多的，就是生活的憧憬：谁家的孩子在城里工作；谁家的媳妇生了个胖小儿；谁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。父亲碰到熟悉的乡亲，互相问候后，总会骄傲地说：“我送孩子进城读书呢。”那种期盼的劲头，就像蹲在田间，看着自己长势旺盛的庄稼。

一个雨天的周末，我们启程晚了，踩过泥泞的乡间小路，到达站点，天色渐晚，似乎错过进城最后一班公交车。离县城还有5公里路，父亲咬咬牙：“走吧，我们走路去城里。我劝父亲再等等，说不定公交车一会儿就来。”倔强的父亲怕耽误时间，执意不肯，挑着一担米，毅然走进雨幕中，我撑着伞跟在后面，一言不发，心里抱怨：这么大的雨，为什么就不能再等等呢？

5公里的路程，100多斤重的米，父亲挑得十分吃力，走了一半路已是气喘吁吁。我劝父亲歇一歇，父亲不肯：越歇就越想歇，再歇就挑不动了。此时，后面公交车的鸣笛声突然响了起



父爱公交车

□林黎兴 文/图

来，原来，我们以为晚点了赶不上公交车，没想到最后一班公交车也晚点了。司机认出了我们，停了下来，招呼我们上车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，我都已经挑到一半路了，没几步就到县城了，干嘛还要花这个钱呢？”这么大的雨天，无论司机怎么劝说，父亲执意不肯上车。那晚，为了省几毛钱车费，父亲始终不肯坐车，和我一起走到县城的中学。在校门口，父亲从内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包着一些钱。父亲说，这是你一个星期的伙食费，省着用，怕被雨淋湿了，所以，得包紧点。接过捂着父亲体温的钱，望着父亲早已湿透的后背，我不知道那是汗水，还是雨水？

人生就像一趟疾驰而去的公交车，永不回头，父亲在15年前的一个春天里，中途下了车，留

下我孤独地赶路。后来，我在这个巨大的城市边缘安了家，每逢坐上从燕郊回北京的公交车，我就会想起35年前父亲送我进城读书的情景。深情父爱，绝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。仿佛还是童年的站台，公交车长长的鸣笛声，穿透了夜色。彼时小小的我，跟在父亲后面，走进了雨幕中，去县城读书，走着走着，父亲却把自己走丢了，一次小小的分开，从此就是一生的流离契阔。

而我的公交车上，来了我的妻子和孩子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像等待雨天的公交车，怕前一刻错过了班次，后一刻又耽误了时间，还好，我始终没有错过父爱。那辆父爱的公交车，什么时候还能开进我生命的站台，哪怕是惊鸿一瞥地擦肩而过，我都愿意等下去、等下去。

蕙质兰心是芸娘

——读沈复《浮生六记》

□冯天军

当我打开《浮生六记》，读着开篇的“闺房之乐”，我就深深地被芸娘的蕙质兰心而打动。一个普通的女子，集女人的美德于一身，让婚后的夫妻生活举案齐眉、相敬如宾，的确让人艳羡。正如林语堂所言“芸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。她不仅成为封建时代尊崇的女子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男人眼中的“女神”。

芸娘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四岁失怙，和母亲、弟弟相依为命。芸娘凭着娴熟女红，维持家庭生活和弟弟的学业。芸娘又是一个自幼聪颖的女子，学说话时，听讲一遍《琵琶行》，便能背诵。

芸娘与沈复成婚后，她不仅对丈夫体贴入微，而且非常谦恭。沈复偶尔为她披衣，或整理袖子，她必然连声道“得罪”，有时彼此递巾给扇，她必起身来接。二人在家，偶尔暗室里相逢，或者窄路上遇到，必然互相握手问：“去哪儿？”正因为夫妻之间有生活的仪式感，才使他们夫妻互相敬爱，如梁鸿孟光举案齐眉，一生恩恩爱爱。

芸娘是一个有生活情调的人。与丈夫演习书卷、谈论古史、品月评花、饮酒作乐。这与李清照夫妇的雅趣生活如出一辙。家里的书凡是残缺不全的，芸便搜集整齐，分门别类，汇集订制成帙，起名叫“继简残编”。破损的字画，芸必然找出旧纸来粘补成幅，叫做“弃余集赏”。

她心思巧妙，曾雇了个馄饨挑子，安排夫君和朋友野炊，赢得一片赞誉；精巧的自制梅花食盒，让人禁不住想拥有。还用明纸糊窗，把狭小的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。夏天荷花初放时，晚上闭合，白日盛开。芸便用小纱囊，撮少许茶叶，放在荷心里。第二天早晨取出，煮了雨水来泡

茶，香韵尤其绝妙。芸娘用自己的灵巧、聪慧和朴实，把贫穷的日子过出了趣味、品味。

芸娘是一个大度的女人。给弟媳下催妆礼时，家里缺了珠花，芸便拿出她当初所受彩礼里头的珠花，呈给父母。即使遭到公婆的误解，也能忍气吞声，不做解释，最后冰释前嫌。为了招待朋友，芸卖了自己的钗子来沽酒，没有半点犹豫之色。

芸娘敢于突破封建藩篱，追求应该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她女扮男装看庙会，“并揽镜自照，狂笑不已”，勇敢中带着天真。为了大开眼界，她托言归宁，和丈夫一同乘船，欣赏“风帆沙鸟，水天一色”的太湖美景。当她面对辽阔浩渺的太湖烟水，情不自禁地感慨：“今得见天地之宽，不虚此行矣，想闺中人有终身不得见此者。”芸娘在那种封闭社会中，对未知世界执着的追求和向往的精神，现在读来仍那么动人心魄。

芸娘去世后，沈复有一段内心独白：芸虽则是个女流，却具男子的襟怀、才学和见识。自从嫁到我家后，我每天衣食奔走，始终缺钱，芸能够悉心体察，不加介意。等我住在家里时，她也只和我谈论文字而已。最后疾病缠绵，怀恨辞世，我亏负了自己的贤妻兼闺中良友……字字句句流露出“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”的哀婉、痴情。

芸娘用自己的蕙质兰心和沈复缔结了一段美好的姻缘，成为旷世永恒的话，让我们借鉴芸娘走过的人生之路，去圆满自己围城中的朝朝暮暮吧！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远去的书信

□李阳波

倪。那时候，信，融入了我诸多无法诉说的情感，给父母写信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
从农村返回延庆城后，婚姻大事成了我的头等大事。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，谈恋爱完全靠书信沟通来培养双方的感情。

我写给妻子的第一封情书除了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情外，还详尽地陈述了个人的基本情况，在敏感的年龄问题上，我将户口簿、小学至中学的毕业证书复印件一并附上，以证明我的实际年龄并不像我的相貌那样老。妻子看了我的这封与众不同的情书直发笑，说我老实得发迂。

在妻子写给我的情书中，我感触最深的有两件事：一件是她鼓励我继续参加高考。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之前我连续两次参加高考未中，信心大失，加之我的年龄也已超过了国家放宽考生年龄的极限，因而不准备再去攀登这知识的殿堂了。

这时，她来信安慰鼓励我：“不要悲观，不要失望，我们每

一次人生的经历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无论是成功时的喜悦，还是失败时的痛苦，我们都必须坦然接受。”在她的关爱下，我重新带上希望与信心参加了中央电大成人高考，终于跨进了我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的门槛，圆了我的大学梦。

第二件是她劝我放弃父母给我们的结婚房间，她在信中说：“你说父母准备腾出他们的房间让我们结婚，他们自己住堂屋，我看这样不妥。这委屈了老两口吗？我看我们结婚的新房就布置在堂屋里，找一些马粪纸搭个顶棚挡灰尘，买两丈花布在堂屋里做帘挡就可以了。你也不必感到内疚，困难是暂时的，生活条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。”

每每读到当年妻子写给我的情书，我都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这些情书字字浸透了人间的纯情至爱，浸透了互相理解、互相关爱、互相信任的美好和温馨。这是多么纯真朴实的恋爱生活，这是多么诗意和美丽的日子。

结婚后我走上了业余写作的道路，除了与不少编辑发生过文字接触外，还和很多笔友及读者朋友有过书信往来。其中既有相熟的，也有陌生的，不少从未谋面的笔友屡屡见到我的名字与他们同编辑在一个版面，觉得是笔缘，遂来信交往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经常与我在一家行业报刊副刊上相见的一位延庆朋友，从我发表作品的“作者简介”中见我同是延庆老乡，多次来信叙述乡情、笔情，还赠送我他出版的诗集。五湖四海的朋友来信，使我在人生路上多了一份真情，多了一份慰藉。鸿雁传书中，情感亦随之传递延续着。

回首望，不过短短70年，实乃翻天又覆地。值得记忆的往事何止是书信。这也让我感慨不已，国家的强大使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快、太大了，我庆幸自己遇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！

